

憲章外史續編

序

臣其昌逮事

神祖獲侍

光考於舊惺躬逢盛美曷勝揄揚比  
熹皇起臣其昌閒廢之餘與參裁

兩朝實錄曾奉

詔赴留都採訪邸報之未發者臣時因錄留  
中疏抄上進即未敢謂有合於史顧惟一  
時經畫要當使之不泯臣間嘗覩嘉靖朝  
有若大政編年識餘聞見諸錄萬曆朝有  
若華塵邸抄泰昌天啓朝有若日錄從信  
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華或本之通儒

有故發憤皆可爲紀述之光愧臣力衰謝  
不能筆削而統一之無俾折衷爲憾屬有  
許生重熙袁近代之故實括諸家之舊聞  
循其季次列以事言卷帙不病於浩繁精  
陳殊快於簡易可謂義文兼美者矣臣其昌  
謂史之難難在近事孔子大聖猶云紀定

哀之事則微乃欲據繆者執鑿齒之論持  
孫盛之辭有駭而却走耳故末世以史爲  
諱諱於近也重熙沉雅篤信動以古誼自  
程少年爲諸生不肯詭遇求聞晚遊太學  
從事南北闡幾幸而復落無聊困頓之中  
輒著書自娛而嘉靖以來注畧其一種也

生之言曰無益之言正士不述今天下  
窳民敝賊肆夷驕先臣貪禍至今未弭惟  
嘉靖暨萬曆初年紀法足師以相救挽欲  
求化理之助鑒戒胡可不備臣試舉其備  
文而已遂哉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可以  
鏡治朝之槩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

盛隅今

主上紹明

肅祖大洗叢脞之陋正臣工踴躍寥寥之日  
然為嘉靖臣者斯能為嘉靖也治老臣不  
敏願以數言先之

舊史臣董其昌撰

憲章外史續編序

臣恭讀

高皇帝大誥諸編及昭示奸黨逆臣諸錄凡誅其罪者嘗數其前功懲其惡者時原其昔善紀能錄過纖微畢悉刊行頒布與天下共見之天下共仰

朝廷彰瘅之必不可誣民生善惡之必不可匿懷刑者知法用生者知懼其兢兢於敷敎若此故當時日曆聖政諸紀臣子纂述未嘗諱忌夫以國事爲諱忌天啓以後然也藏之金匱者旣戒不

得輒窺筆之野乘者禁不得漫語縉紳士相率買貿以趨事而莫知所則倣於是君子小人煩然爚亂而

朝廷賞罰遂因以失真所彰不足勸所廢不足威勸威謬而是非隨之共驩排比周之迹錄益削吁咷之文君子抱恨於顛倒小人屢萌於僥倖其於

聖祖明刑弼教之意謂何哉竊謂

高皇帝開天立極慮周萬世比之堯舜

肅皇帝顯謨承烈佑啓後人同乎文武祖述未必逮

合憲章不可不勉試觀嘉靖時何等時也俺吉並鴉烽火日驚破城殺將東西告急直海狂逞幾半天下所在叢窟一止一起兵荒連歲租稅全燭戰士歿生優郵屢不物力自當告訟智勇至且交困然而

聖誤捷於風霆臣畧運如水火犯顏敢諫者蹈鑊不移挺身任事者盈篋無悔一時精神氣色有陽明無陰昧迨至隆慶以及萬曆之初股肱惟良俊又盈側邊鄙不聳稽人成事太倉粟支十年間右丞歲相望五十年兵寢刑厝何莫非

唐皇帝飭法所造惠文樂器臺灣滿野部分南北再  
變而燕雀處堂門庭召寇三變而狐鼠公行叢  
神幾借矣天啓時巍祠穹碑爭詔競媚知有富  
貴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戴而不知有忠順人  
心漸滅殆盡豈世運使然哉亦繇塗塞耳目不  
習見

先朝行事

國是晦而學術壞耳仲舒有言不通春秋之義者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而不知其  
宜遭變而不知其權至哉言乎語曰不知行事

視已成事師心自賢未若觀省前人之百不誤也魏相奏晁賈之論九齡述金鏡之篇有以哉聖主焦勞自今羣臣泄沓如舊誰爲孚敬居正乎言階拱乎誰爲廷相山曉乎宗憲崇古乎名爵繼盛恩瑞乎揚揚中外考績加恩夫豈異昔人任乃贊襄以拏過爲能封疆以避罪爲巧議論以雷同爲尙身名輕於利祿情面重於法紀近喜易襲遠慮難施逞臆易蒙蔽明難攢天下未嘗無人蓋已事之不熟而吉凶無辨也昔鐸椒居楚以楚君臣不能盡觀春秋爲次楚事撰鐸氏

微臣草野無識試取嘉靖以來近事彰之聞見者褒其大畧用次成編得失鑒戒展卷易竟錄嘉靖以求觀洪武庶幾有合焉願附芻蕘之末以供縉紳之一助云

崇禎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候選監生臣許重熙述序

憲章外史續編目錄

第一卷

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六年十二月

第二卷

嘉靖七年正月至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卷

嘉靖十六年正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四卷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

第五卷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至四十五年十二月

第六卷

隆慶元年正月至六年五月

第七卷

隆慶六年六月至萬曆九年十二月

第八卷

萬曆十年正月至十八年十二月

第九卷

萬曆十九年正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

第十卷

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八年十二月

第十一卷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至四十八年七月

第十二卷

泰昌元年一月

第十三卷

泰昌元年九月至天啓二年十二月

第十四卷

天啟三年正月至七年八月

嘉靖注畧卷之一

太學生臣許重慶獨奏

世宗肅皇帝 起辛巳四月終丙寅十二月

諱厚忽 憲宗庶孫在位四十五年改元嘉靖壽六十葬永陵

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

杭州人第喜昌化伯

父肅宗獻皇帝諱祐亢

封興王弘治七年九月之國安陸享國二十四年

母慈孝皇太后蔣氏

徐州人弟輪玉田伯

孝潔肅皇后陳氏

元城人元配第萬言泰和伯

廢后張氏

孝烈皇后方氏

江寧人

第銳安平侯

哀冲太子載灃

閔麗妃

生

莊敬太子載塈

王貴妃

景寧王載塉

國德安

無子

返葬西山

內閣二十七人

少師楊廷和

首輔二年晉太傅封伯不受諧文忠

費宏

首輔二年文憲

楊一

清首輔四

首輔四年文憲初名璵永嘉人凡四

張孚敬

任首輔七年文忠

夏言

貴溪人再

任首輔十

分宜人首文愍

嚴嵩

華亭人首輔十七年

徐階

十七年輔十七年

少傅蔣冕

文定謝遷正翟鑾

諸城人

文懿人

李時

任丘人文康人

讀文簡

靈寶人呂本餘姚人

袁燁

慈谿人文榮人

水保毛紀

文簡人石珪

賈詠

臨穎人文靖

桂萼

安仁人文

襄

方獻夫

南海人  
文襄

顧鼎臣

崑山人  
文康

太子張璧

石首人  
文簡

張治

茶陵人  
文毅

嚴訥

常熟人  
文靖

李春芳

太保

人  
典化

郭朴

人  
安陽

尚書

袁宗臯  
榮襄

高拱

新鄭人

右宗臯以長史入

孚敬  
書舍人裕事中一清鑾俱出

巡邊  
寧獻夫讚訥

以內閣兼

以吏尚書改入

翰林本訥以內閣兼

掌吏部○孚敬進士至一品終七年

上於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於興邸。

辛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癸卯 帝卽位。前月丙寅宣

毅皇帝遺詔。丁卯太監韋霖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大

學士梁儲尚書毛澄奉詔之安陸戊寅至邸。帝迎

詔開謨乃登座受符。四月壬午辭獻王園寢。翼日辭母妃啓行在道行二十日。壬寅至良鄉。禮部郎楊應魁上儀狀。請繇東華門入。帝謂長史曰。遺詔以吾嗣皇帝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楊廷和申禮部儀請。帝不許。御行殿受箋。繇大明門入。日中卽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中外鼓舞。明日詔告天下。丙午命官往迎母妃。戊申集百官議崇祀獻王禮。尚書毛澄以定陶濮王漢宋故事進。舉人張璁。諸侍郎王瓊言。帝入繼與哀英不類。瓊言於廷和。廷和嘆然。遂去。瓊禮部而以汪俊代之。○大學士

朱惟致仕

五月以長史袁宗臯爲大學士。承奉張佐載永爲太監護衛駱安陸松爲錦衣指揮。○策士於西角門賜楊維聰等進士。○分遣行人存問在籍老臣韓文劉健章懋謝遷王鏊楊一清。○以兵科徐之鸞言盡革錢寧等賜姓。

六月誅錢寧江彬戮叛逆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贈从弟孫燧許達官謚。○王守仁尚書南兵部。○己亥再遣太監戴永迎母妃於途。○言官劾尚書王璣結納彬寧罪狀謫戍榆林起彭澤尚書兵部。○贈先朝

諫大臣諸臣陸震余廷瓚劉校何遵林公黼劉鉉孟陽  
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并削籍黃鞏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及戍邊徐鑒○禮臣上議以孝宗爲考  
獻王妃爲叔父母令崇仁王考獻王帝曰父  
母可移易乎其再議廷和冕紀復上程頤濮議帝  
不聽群臣皆言武宗以神噐授陛下有父道焉  
特以昭穆同不可爲世考其所考禮也獻王雖有  
罔極恩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文進  
覽不報○侍郎吳廷舉自効與蔣冕好友當冕護  
先帝南巡時不能遺書責其諫阻有愧韓愈之於陽

城冕奏言臣在扈從日廷舉時致臣書過多獎借與今論異也帝不直廷舉調南工部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疏言皇上倫序當立比之哀英較然不同若稱聖母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日宜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斯不失其爲父母矣帝覽之大喜卽日御文華殿召廷和紀冕入諭之授以手勅尊崇父母爲帝后祖母爲太后廷和退而上言其不可以御勅封還

八月從彭澤言革員濫武職太監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弟侄封伯及都督指揮者凡傳陞乞陞錦衣官二千一百九十九人

九月癸酉母妃至通州聞朝議欲考孝宗憲甚留通州不入帝涕泗啓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宗皇卒起費宏大學士

冬十月張璁著大禮或問一編科道盧瓊史于光劾璁惑亂不報璁自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勅下禮部奉聖母慈壽太后懿旨本生父獻王宜稱帝母宜稱后憲廟貴妃邵氏稱太后帝從

之壬午母后至京錄大明中門入謁見奉先奉慈二殿主事霍韜上言禮官持議非是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簡房濬各上言如憲議○甲午諭上邵太后興獻帝后尊號廷和不可○甲戌乾清宮成○許泰謫戍南海泰有戰功雖居寵倖能小心周旋士大夫其謫也人多惜之○雲南巡撫何孟春勸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帝嘉納之又上言宋真宗稱太祖爲伯考尊興王業者也考之一字非可稱於獻王詔書以先帝爲兄獻王爲叔亦允愜矣廷和喜其助已擢爲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言上貴爲天子而父

母以王禮處之安乎。稱帝后而別廟。則大統所生。義恩兼盡矣。費宏以爲嫌。遂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新建伯。守仁稱舉人冀元亨爲臣。說濠構獄中。尤爲含冤。不報。

十二月 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不免從之。宇不省。除璁南部主事。廷和語之曰。子不應南爲大禮說難我耳。璁鞅鞅去。○林俊自其家上疏。諫阻尊崇所生廷和不可。 帝曰。卿言已悉。第閔極之恩。報亦無方。

其免承朕命廷和言若加皇字是與孝廟慈壽並忘所後而重本生臣不能辭責願罷歸喬宇率百官極諍帝不從禮臣毛澄賈詠汪俊言加皇字則正統無別不可以告郊廟科道翰林朱鳴陽程昌陳沂等百人各上言加稱非是不報○甘肅巡撫許銘嚴覈鎮將侵牟議減戍卒月餉總兵李隆不悅嗾軍士鼓噪擁入銘署群毆銘死焚其屍城中大震太監董文忠擒其渠王禮二悉隆陰謀隆懼殺禮二以徇巡按許鳳翔喻茂堅上其事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未郊○清寧宮小

室火廷和言興獻帝后之加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科  
臣鄧繼曾鄭佐部郎高尙賢亦言之帝心動乃從  
廷和議考孝宗母慈壽稱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  
○帝初卽位裁抑僂幸一清亡何興邸從官夤緣遷  
叙錦衣數百皇親邵喜請乞無厭舊闈蕭敬仍署大  
內科臣朱鳴陽因災上疏不報○陳九疇初爲王瓊  
所構論死繫獄數年及甘肅事聞議可以代許銘者  
彭澤薦九疇遂釋獄授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并賜銘  
變上報○革京通徐淮各倉內官監督○發內府及  
太倉積餉諸邊○廣西融縣益周克亮嘯聚僭號流

刦鄉民都御史張貴平之。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江西巡按鄭啓元得宸濠子蕭敬私書。欲急去廵撫孫燧以湯沐王守仁代。因極論敬罪。并劾守仁黨惡交通。謬膺封爵。有旨勿問。又有言張子麟交通事。下守仁勘。守仁奏言。當時容有詐爲貴人書。以欺濶。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子麟遂免問。守仁奏請父華卹典。移書于毛澄。澄答書謂華有科場詬議。不可予。守仁慚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歟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日昭聖。邵太后日壽安。興

國后曰興國太后。○戊辰遣官之安陸上興獻帝尊號題主不稱考及叔。○念翊戴功封廷和冕紀爲伯。崔元爲侯。皇親邵喜蔣輪各封伯。張鶴齡進封國公。○山東礦賊王堂嘯聚流刦尋卽定。○北虜亦不刺於正德初仇殺小王子懼其子報之率衆走涼州乞我閒地駐牧攻破安定諸王族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至是亦不刺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上。○宣府鎮卒謹噪事聞給事中許復禮言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奸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疏下兵部○戶兵尙書孫交彭澤言國家歲漕四百萬

石領運則十二總衛所一百四十軍旗十二萬六千八百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四近者漕規盡弛軍士船敝命總漕都御史覈之

夏四月吳淞江自茆港訖工東南水利以二河爲要尚書李充嗣承命往濬凡七閏月云

五月廷和冕紀辭伯封○尚書林俊改刑部○駙馬崔元闢說獄情爲主事陸澄所劾併其名帖封入

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顯係好名置不問○上一日欲觀內庫儲積太監張佐奏曰自有冊籍可查不必親閱上止衆侍問

佐何意。佐日寶貨易眩。經目或啓靡心也。

六月套虜二萬騎。自井兒堡撤牆入固原。直抵涇州。  
衛官楊洪、劉端戰死。旬日乃去。尙書彭澤見邊備日  
弛。請假巡視名目。前去會同邊臣從實料理。上畧  
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溢

八月封乳母宮姬劉氏、魏氏孫氏爲夫人。○南大理  
丞黃鞏賀。聖壽至京卒。

九月立皇后陳氏

冬十月覈畿內皇莊及勲戚田土。巡撫孟春勘出各

項田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皇莊改名官地。○科道章、僑、梁、世驥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有以陸九淵爲簡逤。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勑從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諭禁。○兵部遵前詔。查覈騰驤等衛勇士替補。太監閻洪奏取中旨免覈。給事中毛玉因言先朝谷大用等權移人主。宗社幾危。皇上震怒。宿弊消數年之禍亂。近聞從龍內臣漸以納賄招權。

仍蹈覆轍。宜暴前人罪惡。以警後風。戒諸內臣保身惜福。上然之。降旨戒諭。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陳九疇至甘州。知李隆殺燬許鎔。械隆詣京卽訊。

十二月給事中陸僉事史道以前疏救王瓊故怨廷和出之。遂劾廷和漏綱元惡。上曰。廷和在先朝力阻宸濠護衛。諫止南巡。不草咸武勅。道言不直。下之詔獄。科道于桂曹嘉論救。不報。尋出道爲州判。初科臣章僕奏平濠功次冒濫。彭澤不喜。科臣徐景嵩陳江劾侍郎趙璜不職。璜尋進尚書。僕復論之。及道論

廷和澤上言廷和輔養聖德小人假言責橫行使  
力大臣避嫌求退不可也。廷和疏退勒鴻臚宣諭  
智廷和疏請再三同官紀冕暨彭澤孫交相繼求去。  
御史鄭袞奏曰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  
相史道指爲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言官之體  
道乃先揚其聲至外補而始發之心迹詭秘可見。  
廷下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  
詞也。廷和以道言乞休同官以廷和故求退臣恐大  
憲卒謚文懿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年春正月癸卯朔雨雹陝地震○禁言宮誣  
劾大臣御史汪珊言史道狂妄特一臣之失耳澤欲  
以此壅塞言路壞祖宗之法不可御史曹嘉請允廷  
和之去給事中李學曾言大祖設六科關聯六部  
舉止欺蔽列十三道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澤何所見  
而欲紊亂以重大臣之威有旨臺諫官職掌如舊  
二月丙申附葬孝惠太后於茂陵○毛澄罷○上於  
乾清宮命內侍數人習學經典講究科儀大學士廷  
和極諫乃止○文華殿進講畢上召廷和近御座  
諭曰草場踏勘先帝成命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

廷和頓首言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與其利  
蠶國之盜孰若溥朝廷之恩上不答○太監趙山  
楊聰丘清戴義相繼死各乞廢其姪爲錦衣官給事  
中夏言力諫不聽○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釐  
爲四等上奏其一賚望林俊石珪等八人其二寡過  
毛澄金獻民等十五人其三庸衆趙璜秦金等十四  
人其四卑汚張子麟楊一清等十四人給事中安磐  
奏引王珪之論房玄齡解縉之論黃福皆承君命品  
藻未有無故而恣其口吻者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  
小臣肆其輕侮非盛世所宜有也給事中毛玉亦言

之。上惡嘉狂肆。令補外御史。向信奏曰。史道倡異說。曹嘉衍評品皆僉事閭閻鼓之。御史劉廷箕言閼道嘉結黨邀名放言。命各斥爲邊方雜職。

三月賜進士姚淶等是科得徐階。

夏四月典廟用八佾。○命宋儒朱熹裔孫爲五經博士。○錦衣百戶張瑾勒索斛羨。主事羅洪戴欲劾之。瑾請受笞免劾。洪戴從其所請。瑾奏洪戴擅撻錦衣官。上怒。逮赴錦衣獄考訊。尚書林俊孫交力救不報。

閏四月太監崔文奴李陽鳳橫索巷伍征役錢。御史

劉備發其事。刑部執陽鳳鞠之。文彞林俊勿問。俊不可。文遂請旨移訊錦衣。俊執不與。文劾俊抗旨。上切責俊。刑主事楊永奏曰。舜爲天子。不撓臯陶之法。刑部按一廝養而奪之。何用士師爲哉。給事中趙漢奏曰。陽鳳事甚小。而崔文能致尚書之詰責。事大。文收捕告人捶之。叱曰。此笞寄與尚書。其威侮如此。則劉瑾不難爲矣。○科臣鄭一鵬奏曰。邇者禱祀繁興。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有之。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恐拂士之諫。不忍違俟倖之請。臣所未解也。上曰。天時饑饉。齋祀暫止。

五月大旱又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指切時事  
上責其狂率南科彭汝實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燕閒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而望天意之回  
難矣○鄞人宋素卿奔日本正德初國人源永壽借  
來貢其族人識之告素卿附夷守臣以聞置不問至  
是其主源義植幼政在強臣左右京兆內藝興細川  
高藝興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各來貢先  
後至寧波而市舶司閱貨宴坐向以至先後爲次素  
卿賄太監佐後至而先閱又坐設上設怒遂相殺太  
監陰助佐授之兵設愈怒遂燬嘉賓堂刲東庫佐奔

紹興設追至城下。逼令鄒佐獻出。乃去。設衆至霍山。洋殺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鏗。又自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巡按歐珠奏聞。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宏商論獻帝太后皆加皇字。廷和等頓首固止。○科臣周瑯請爲安陸立後黜崔文誅李隆以弭天變。

秋七月製興廟樂章。○初定國公徐光祚奏土豪久隱功田下順天撫按勘。永平知府郭九臯覈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吞隱紀。遂赴東廠告。九臯多受金錢。曲斷太監芮景賢奏之。時九臯移守臨洮。遣官

尉之臨洮收之尚書林俊奏曰人主宜攬大綱卽九  
臯貪忍不妄陛下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  
事今據单辭而褫奪衣冠甚非德美不報科臣劉濟  
章僑劾景賢亂政上怒奪俸南京科道鄭慶雲等  
交章言逆瑾復見於今日不報○林俊稱病乞骸骨  
予致仕差司屬官護送歸○皇親陳萬言營新宅尚  
書趙璜不可萬言訴於上謂郎中葉寬主之詔  
逮寬卽訊○科臣劉最奏曰崔文導陛下於有過  
之地法官深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上優  
旨慰文責最覈實帑金侵費最窘奏內帑不可查覈

上怒最妄言。着外補科臣衛道汪思上章申覆。  
上切責之。

八月河南大水。○楊廷和十二歲考績。加太傅辭不受。○給事中孟奇言。先朝姦黨魏彬張銳錢寧廖鵬與曹陳諸侯伯爲親。之數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或銘勲太常。惟利是求。曾無醜顏。上命禁之。○光祿少卿華湘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今

則二百四十三年矣。乞訪知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御史王國用私假劄最符檄乘傳爲東廠芮景賢刺及卽逮最國用下鎮撫司訊最謫戍國用降外。

冬十一月南刑主事桂萼上言大禮。畧云孝宗自有子不可復爲立後。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爲仁宗子與入繼之主不同。皇上果許爲孝宗子乎。併錄席書方獻夫之疏上進。書畧曰。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於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之心未遠也。獻夫畧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典。

獻之異群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當於名實矣。上曰此係綱常大事。會群臣集議。○傳陞供奉夫人弟邢福海。顧錦爲錦衣官。科道夏言。脣僞諫阻不報。

十二月太監江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織綺繒。上命

廷和撰勅科道張原。吳瀚疏諫。廷和請收回成命。上切責廷和抗違。廷和稱病乞休。遂致仕。○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錦衣官王欽。王錦侵負鹽價百餘萬。論死繫獄追贓。忽出中旨免死。編戍勿追。科臣劉濟疏諫。又有錦衣李洪。陳宣。睚眦殺人。命奪級。濟奏

言法司平理庶獄必使罪協其情天子不得以喜怒重輕今洪宣奪級欽錦編戍與王國用劉最一律其何以示天下○彭澤罷以金獻民代

甲申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聚

辛巳五星皆伏太白先過璧光祿少卿樂謾奏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有德受慶無德受殃故聚房周祚以呂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昭然在德天寶聚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易簡寡欲修德之大乞陛下勵精而實行之○郊祀畢例有慶成宴上以災歉不舉○大理卿鄭岳請於畿內

河南督居民開田築隄以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灑其平疇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澗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數年之後皆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

二月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辨尙書汪俊以爲至論尙書喬宇率九卿上疏必以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絕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浃桂萼議同餘三百五十人皆如部議科道張翀鄭本公等六十三人各抗章力言當從

以別正統。憲皇帝以備尊稱。上謂其模稜兩可。  
亦奪俸。於是汪俊更謙。帝后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  
報。楚王榮滅。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院  
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舉。各上疏與璁萼合。上  
命召璁。萼書韜來京。○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入見。  
宴賚倍常。○科臣鄧繼曾。請勿吝改過。加戮檢人。  
上大怒。逮下詔獄。○南畿饑甚。民多相食者。巡按朱  
史朱淵言。○晦日。昭聖太后聖日。有旨。命婦免朝賀。御  
衣奏聞。○晦日。昭聖太后聖日。有旨。命婦免朝賀。御  
儀興國太后舉行。昭聖報罷。禮數所失不小。御史馬

明衡言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忽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上怒逮繫詔獄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御史陳近季本員外林惟聰疏爭亦併逮繫○營龍虎殿於顯靈宮以奉玄武

三月聰萼自南京上疏由明統嗣之辯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上嘉納之是日御平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曰臣願陛下爲堯舜勿爲漢哀帝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黃綰復申聰

之說丙寅上勅禮部加稱本生父母爲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  
尙書汪俊極諫上曰爾職邪禮違背正典肆慢朕  
躬卽致仕去侍郎胡瓚言大禮既定席書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璁萼中路聞報復上疏極論兩  
考之非必亟去本生二字繼統之義始明上命復  
召來京蔣冕言於上前曰二人來必撲殺之上  
不問中旨以席書爲禮部尙書科道安磐田麟等交  
章論阻不報尙書喬宇曰書不與延推特出內降百  
條年所未有乞收成命不許

徐學謨曰。本生二字。蓋屬於群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耳。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禮可義起。廟祭先正統。而後本生。何有並大之嫌。廷和爭執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張桂遂得以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言。聳動聖怒。必伯孝宗而後已矣。然張桂既以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言。而謂孔子鄙爲人後。又引覆相圃之射爲詞。何以見獨非漢儒附會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若內悅其君。而外竊其威者。廷和之自處得正矣。

夏四月。魯迷貢獅子。西牛○侍郎吳一鵬會百官力

言建室之非

上曰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卿等執奏

上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卿等執奏

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亟

行修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曰陛下徇情以爲

孝群臣順令以爲忠此而不已非國家之福也昔曾

元憚於易簣曾子以爲細人之愛魯受天子禮樂孔

子傷之今以非禮祀獻皇安乎上大怒逮詔獄

命內閣撰冊傳諭昭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又欲去

本生母三字冕力諍封還御批者再乃依原文上聖

母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母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蔣冕乞致仕許之

五月改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遣太監賴義俟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璁萼至京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非鴻臚少卿胡侍諫止稱伯謫外

六月以石璇爲大學士○科道各疏彈璁萼罪科臣張翀取群臣彈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上知之降中旨以璁萼爲翰林學士獻夫侍講學士三人各上疏辭學士命上溫旨慰諭尚書喬宇言三人有玷清班上怒切責之

字致仕去。翰林官楊慎、姚淶、許成名、崔桐邊憲、金臯言臣等所執者程順、朱熹之緒，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乞賜罷黜。上怒，俱奪俸。御史段續陳相言，璁萼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以若人而授若職，臣恐鼯鼠之厲作，而負乘之寇至矣。上責其排妬忠賢，下詔獄。南部院尙書楊旦等各疏阻，俱切責之。○員外郎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爲之後而不稱父可乎？上怒，逮繫詔獄。○太監賴義奉迎神主至順德，守臣失於迎候，又不飭公署爲行殿。詔逮兵備劉秉鑑知府。

羅玉卽訊

秋七月。璁萼既拜新命。列十三事以上。上采其議。遣官至閣。諭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上御平臺。召紀宏璫責之曰。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勑曰。本生聖母。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言。本生二字初非貶辭。去之則於昭聖無別矣。何孟春。秦金。豐熙。暨九卿翰林臺諫章十三上。不報。○上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畧中必改。

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本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遮留群臣於金水橋南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詣內閣邀毛紀費宏石璡同跪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爲要上復遣諭冊文定矣爾輩姑退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迄午上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於是豐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

群臣皆哭聲震大內。上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詔獄。○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杖群臣於廷。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璣張曰韜部郎楊淮張潔申良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叙俱卒。謫豐熙張翀余翹余寬黃待顯陶濤相世芳母德純戍邊。○甲申奉安皇考神主於觀德殿。趨席書入朝。○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諸卒不願徙。叅將賈鑑唆法筆其伍長諸卒遂變殺鑑裂其屍。囁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僉事陳洸疏稱去本

生二字爲致決宜詔天下乞罷喬宇以息邪說復史  
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上悅復以沈爲給事中○  
辛卯杖楊慎等七人張原死於杖下慎及王元正劉  
濟戍邊○改吏侍郎何孟春於南工部有旨切責毛  
紀罷之○文錦恐叛卒連虜招使入城既入卽索首  
謀者諸卒復亂焚廵撫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家  
諸卒焚掠官廨復脅王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發庫  
兵盡甲掠總兵江桓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令爲  
之主振不能已與約日勿犯宗藩勿畧帑庾勿縱火  
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稍就約束

八月侍郎賈詠爲尙書大學士。○廷議遣侍郎李光  
齋勅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鎮守桂勇爲總兵蔡  
天祐巡撫之叛卒雖勉聽朱振約仍肆刦掠振蓋以  
數人終莫能制及天祐至諭以朝廷恩威暫爲解散  
桂勇分部五十餘人笞殺之釋郭鑑柳忠以安衆亡  
何有別將領兵過大同掠民畜民詬之兵詭曰爾大  
同叛朝廷命吾兵盡斬若屬何吝畜爲於是訛言洗  
城叛卒大懼而進士李枝輓餉至鎮衆謂有密旨夜  
集數百人排枝闥問故枝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  
聚不可散遂圍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走匿乃燒居民

數百家。明日脅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始解散。王懼。微服遁於宣府。天祐以狀聞。○速檀滿速兒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擊之。滿速兒走。九疇間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火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遇亦不刺。復邀擊之。大勝而歸。○席書至京。以孝宗名未正。命集議。鄭岳徐文華力諫。上責之。胡世寧憂居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考孝宗不可獻。皇帝生。陛下而別立於外藩不可。上嘉之。祭酒崔銑諫曰。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群情。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怒奪其官。

九月集議。汪偉鄭岳徐文華猶與璁力辯。武定侯郭勛曰。人臣事君。將順其美。於是書萼璁獻夫公鶴齡侯勛崔元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昭聖伯母也。宜從所稱。獻皇帝別立室。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布告天下。○瀟府長史司吏陳卿反。嘯聚青羊山。流刦潞州。諸縣。○滑州刺史胡賛都督魯綱討。大閏亂卒。○百戶隨金謀逆。○知縣松林尚書趙璣。因山川靈秀所萃。不可勝數。○上以罷議定。行驛陵。如七陵。○命尚

督金麻侯都督杭淮詣其營。尋至蘭州。而寇已出嘉峪。乃用九疇策。遷置麥使營。鎮南。閉關絕貢。九疇報速壇滿速兒亥。

冬十月。起廖紀尙書吏部。

十一月。從陳洸言復闢閩史道平桂曹嘉於科道。○杭州監織太監吳勲有奴暴橫。布政馬卿禁持之。勲不悅。奏狀抗旨稽誤。上怒。命逮卿及知府查仲道。益殺。山海關主事王冕。○續綱兵至陽和堡。密檄桂勇捕首亂羽檄日下。亂卒大懼。勇擒郭鑑。柳忠。一人斬之。鑑父疤子復倡亂。叛卒盡甲。閉城門。夜圍

勇署。屠其家人生啖之。幽勇於空室。天祐聞變。馳至。曉喻。諸卒羅訴求止兵。天祐曰。能擒獻首惡。猶可及。止。諸卒乃擒四人以獻。天祐斬之。犯子跳匿不出。瓊欲提兵而西。天祐函首送瓊處。仍奏乞班師。瓊止。○大同縣庫吏乘亂焚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自殺。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請宥建言獲罪諸臣。上怒斥外。

乙酉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總制陝西。一清過雒陽。造故大學士劉健。欵宿良久。健袒褐出。日應寧出將乎。一清曰。承乏爾。健出既茗飲之。竟無一語。○冀北僉

事田美爲虜所殺。○起胡世寧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勅之不報。○御史劉翀奏近正遠僕畏天恤民十事。○都御史陳洪謨爲諫大禮遷謫物故諸臣請乞恩貸不報。

二月牙木蘭據哈密率衆入沙州。○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兵徼海者得設黨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三國王李懌獻之。乃發林望等至浙驗實與素卿俱斬。瑞佐釋還本國。范守已曰。鄭曉有云。夏言謂倭禍起於市舶。遂請罷之。不知當罷者內臣。非市舶也。祖訓雖絕日本。

而市舶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使利權在上也。市  
船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調，海上無寧日矣。  
噫！晚言不爲無見。然使者舶不至，則姦豪何從誑  
取其貨以階厲耶？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  
可缺耶？朱紈嚴其禁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  
甚於夷狄也。

大同亂卒郭疤子胡雄復煽餘黨，夜焚王總兵家，衆  
卒馳告天祐。天祐曰：「俟曉治之。」詰朝集諸卒，問以亂  
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乃擒疤子等四十人，悉  
斬以徇。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亂始定。

三月纂獻皇帝實錄○陳洸論楊旦汪偉朋邪俱罷之。

夏四月光祿署丞何淵言。獻皇帝乃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別立世室。上命集議。尙書席書奏曰。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皆百世不遷。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比之太祖太宗。不知何據也。璁萼亦言不可。上曰。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與祀典匪合儀制。書等遂議於皇城內別立廟。廟祭用次日從之。乃命卜地擬名以聞。○仁壽宮災。昭聖所居也。延藝玉德安喜景福等殿。上減膳。

徹樂素衣避殿諭群臣同心修省給事中楊言極諫  
言六科各失其職以致進退失當儉朴不聞享祀未  
孚職貞多濫刑罰不中工作不常伏望進君子退小  
人御史余敬言呂楠等過有可原王相等情尤可憫  
張璁等倅取捷徑莊田紛紛奏索鹽引往往欽依錦  
衣冒濫弗覈御用匠役增收先朝弊政漸次踵行  
上覽奏原之

五月己未遼陽地震○御史葉忠以災變陳言十事  
○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謹陳十漸請亟去費  
宏!

六月作新廟。擬世祖不。名曰世廟。

秋七月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斐皆當路子弟改按察司僉事。席書爲弟乞恩。請授館職。上命春爲修撰。斐爲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清秩無有也。書議禮偶合。恣行胸臆爲弟乞憐。平生姦偽洞見矣。

八月梁儲卒。

九月泰和伯萬言弟姪在元城。橫奪民田。知縣張好古收而箠之。萬言以聞。命逮京卽訊。○林俊卒。將死疏辭祭葬。因言古者撻人於朝。辱之而已。成化初廷

杖容令重。氈疊帽至劉瑾始啓解衣之端。釀成撻杖之慘。又見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始有考訊之旨。今一槩考訊。恐非祖宗仁厚之意也。

冬十月何淵上言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何以不得同門。上命集議。禮臣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毀神宮監乃可。大學士費宏賈誼石珪力諫。不聽。席書請仍由闕左門便。上令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通板輿。書與胡世寧力言不可。不報。

十一月御史吉棠奏召楊一清入閣。起彭澤代一清

總制史尙書廖紀謂總督非一清不可禮尙書席書奏紀內柔順於相臣外奉制於科道書意蓋欲退費宏也紀見書侵吏部權遂請讓位於書懇求自罷

上優詔畱紀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挺周在

劾書搆結是非陰行猜制無大臣體不報又書前撫湖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

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刦殺巡簡馮琳當斬不可原書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故問刑官以臣所劾故歸罪李鑑上下疏法司

御史蘇恩等訊其事奏言鑑罪至殺官刦財燒人房

室衆證而獄成。問官非有私也。上曰鑑事席書旣爲代辯。免死發戍給事中管律奏曰。今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欲中傷人。非此無以激聖怒。欲已固寵。非此無以得歡。乞嚴加戒諭。上曰律言良是。今大禮既定。群臣正當攬誠供職。毋假希恩報讐。

十二月加楊一清少師入閣。起王憲總督陝西三邊。○席書上大禮集議。進書太子太保。聰萼詹事。獻夫齋少詹事。陞賞與議者。而不及內閣。惟石瑤一疏乞休。而費宏自安如故。於是張璁上言。今日有君無臣。

有治法無治人因薦故老學士謝遷桂萼亦言天變未消圖治者非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乞憐不去豈止之義耶尋進宏少師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御用監黃錦請勅遣官蕪湖龍江督運從之工部執奏不報○兵尚書金獻民劾罷以李鍛代

丙戌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乞宥伏闕諸臣下吏部看詳部覆請上裁報罷給事中史于光奏曰聖人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怒而罪之固天之道袞疏下部以爲將還諸臣已而報罷一旦如劉安世

齋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必有悔矣。伏望早沛春  
生之仁。○南御史趙得佑言：席書排費宏，遂謂臺諫  
媚宏，救一陳洸。洸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亦有  
覲矣。廖紀避吏部讓書，而書肆爲鄙亵之語，是果忠  
乎。○御史雷應龍言：乾明門所畜鳥獸，歲費腥肉秣  
草，乞賜屏去。上命所司覈實。

二月，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陳九川索受  
天方玉璞。上怒，逮問時璁。璁已爲詹事，費宏故抑  
之，不得與。經筵璁萼心恨不已，嗾士紳言之，謂九川  
盜貢玉。饒宏製帶，遷卒入宏第執其僕與九川對簿。

宏奏曰臣曾受故尚書鄧道玉璣製帶無九川餽玉事。詔勿問給事中解一貫請併逮士紳及天方使入面質不許。九川謫戍。○畿內大饑四方災異衆多。禮部奏。上降諭罪已。南御史仲選極言小人未遠忠直未錄民困未蘇。○巡視御史沈松請免盧溝橋榷使從之。○考察外官拾遺論尋甸知府汪登不謹。部覆以登母老不赴任宜降級。上特批降三級。改京職以便養。○韓文卒。○御馬監張忠奏工匠陞錦衣官者六十八人。給事鄭自璧諫阻不允。

三月策士奉天殿賜進士龔用卿等。○陳洸凌虯鄉

人爲怨家所奏獄具當太辟。上令削籍。崔文亦事敗黜閒居。○刑尚書趙鑑執陳洸獄與桂萼爭論不合致任。上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

夏四月姚鏗率師討田州岑猛。猛故田州世知府。與思恩岑瀆相仇殺。瀆破田州。猛走都御史潘蕃討誅。瀆奪猛官。改授千戶。正德初攝田州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從陳金征江西。盜有功遷指揮。憲復祖官。不得。頗怨望。前得猛賂者。譖猛多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重賂。乃舍猛。出不遜語。應期怒。奏猛反狀。應期去。鏗代之。遂請討。乃遣指揮沈希儀五將將軍。

八萬人進討。○席書請廢告士每科選取勿逾二十人。○御史劉禡奏驛傳之害令嚴禁冒乘。

五月癸未朔日食是歲災異有冰雹如斗大大風捲屋百餘處有生兒六目四面獨角一足有一臂二手有虎具人手足入城市噬人。○廖道南進洪範疏。

上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福建大雨水海澄山鳴旗鼓自蜚。○帝奉兩太后觀騎汎舟端午復觀標賜宴給事中高士魁奏言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爲侈靡之漸陛下近有此舉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臣見近旨如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

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徵先朝始而漸漸而成矣上是之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秋七月副都御史張聞奏曰國初令甲自叛逆盜賊機密外其軍民訟牒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衛及枝蔓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者反坐邇來官司罔恤民隱輕忽者不肯理怠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快報復縱羅織廢人生業擠人軀命所以干和致災上是之令一切訟獄止逮主名不得苛煩

八月癸丑撰世廟樂章丁丑世廟成奉安獻皇帝神

主

九月章聖欲謁世廟 帝以問輔臣宏一清言國朝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詣廟者 上以問璁萼璁萼引唐開元禮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皇后謁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席書劉龍亦言 高皇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制耳於祭禮不相涉璁萼又言周天子廟祭王袞冕立東序后副辟立西序共承宗廟也具儀以上 帝命集議石珪言祖宗家法后妃入宮不復出太廟尊嚴乃對越之所非時享不輕出入而况后祀乎 帝切責

之席書乃請與帝同行從之○岑猛見討歛兵弗戰裂帛陳冤姚鎮不聽督兵益急猛乃守險自固猛妻歸順知州岑璋女也鎮恐璋黨猛問計於沈希儀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詐令臣徵鎮安兵圖璋迂道過璋所璋迓之臣佯爲不樂再叩之不言挽之卧內叩之則泣下曰君不歛則臣歛矣璋大驚問所以臣以檄示之日督府疑君翁婿相黨故也璋曰猛奴視吾女吾欲圖之久矣乃止臣而使人詣希儀所願擒猛自效猛子邦彥守工堯監璋遣人助守希儀兵逼瀘寧兵先潰呼敗遂斬邦彥猛將出奔璋使人招之

備於別墅。薦从之斬其首。併所佩印上之。鎮徹兵還。  
與太監鄭潤奏稱大破田州。猛中矢死。田州平。請置  
流官治之。○妖人李福達初以謀反事連坐。戍山丹。  
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與邵進祿等聚衆爲亂。  
官兵捕獲進祿。福達跳去。莫可跡。山西徐溝縣民張  
寅。以貲授太原指揮子。大仁大禮入國學。寅善黃白  
術。遊武定侯郭勛家。或謂寅卽福達也。其讐薛良許  
於巡按馬錄。錄捕之急。寅挺身出對。而免。勛書于錄  
求解錄。劾勛黨逆。上令都察院覆讞。行山西撫按  
三法司會鞫。巡撫江潮言。福達聚衆殺人。雖變易姓。

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都察院覆奏得旨如擬給事中劉琦張達等各劾助交通反賊院又覆勘當連坐上疑之逮各犯至京。

冬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含春堂詩於群臣。

十一月 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劾宏倨慢不敬。縱子懋賢懋良狎暱倡侵極其醜詆時懋良犯罪繫獄。御史張祿奏曰 陛下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昧違嫌避位之心。璁萼忮心未已。肆下阱投石之計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縱使懋良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况已下獄而

乘機傾陷何哉。乞將三臣并賜罷斥。上領之給事  
解一貫奏曰。宏入仕四十年。未聞大過。其子有犯。於  
宏無損。璁萼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爲國  
家也。二三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璁萼。不知能去宏  
而不能去璁萼也。伏望諭宏以大臣自期。戒璁萼勿  
事攻訐。則協恭和衷之治可成。上是之。○大學士  
一清奏曰。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將官專事卑謹。  
一或不至。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  
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不之  
察。則老成憤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

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繇於此○總兵馬永請宥  
伏闕諸臣○詔切責之故尙書謫戍陸完卒永訟其  
功請卹○上怒奪永官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謫  
外給事鄭自璧申救永奪俸○兵尚書李鍼卒王時  
中代○劉健卒年九十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田州初設流官民夷皆不便之土酋盧蘇挾  
猛子那相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  
間嘯聚數萬人○姚鏗平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霄永  
順土舍彭宗漢各勅忠勇彭虎臣歿於王事獎卹有  
差

丁亥太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畧。○災異疊見大學士一清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上曰民間疾苦情狀不一所見容有未盡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令諸司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奏以備采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副朕敬恤之意。○考察閒住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勲與議禮復官給事解一貫奏云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恐將來人相援比。上特令致仕。○詔王府長史以下悉聽撫按考察。○鴻臚卿黃紳言經筵乃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免其面奏。

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茲始

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錦衣百戶王邦奇初以傳陞削官。以詔出楊廷和怨之。及奏復。又爲彭澤所抑。亦怨之。乃上疏言番夷內侵。錄澤邀功啓釁。及廷和草詔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疏下兵部。邦奇復言費宏石璇俱廷和奸黨。得奏欲爲彌縫。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牘。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婿修撰余承勛及澤弟沖爲交通請託。上命下惇承勛獄。令廷臣會鞫之。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簾遠則堂高。宏璫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

怨望又飾奸言詬辱大臣窮治株連臣竊爲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噐歸於陛下持危定難有正始之功卽所擬詔條矯枉過正然事專爲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哉上怒卽朝逮言下鎮撫司考掠備至鎮遠侯顧仕隆等覆邦奇所奏皆妄惟假陳言以希進用耳上切責仕隆徇情回獲初逮言時御史陳察向陛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上目憚察察不爲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卽大臣不自飭陛下

亦宜體貌聽自効去。邦奇宜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謫外。悼爲民承勦閑住。○石珪致仕不賜馳驛。自買車一輛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席書以目眚乞歸。特加大學士。賜第京師。三日卒。上親製祭文傷悼之。○召羅欽願爲禮部尚書。辭不就。

三月朱希周主南計事竣。有言其不黜一言官。上命再察。希周自効求罷。許之。再察命亦停。○吏部郎彭澤以浮躁調外。兵侍郎張璁言臣所著或問澤加稱賞。人以是目爲浮躁。特詔留澤。澤疏辭。自白無其

事不敢欺冒受職不允。○御史陳察陞南太僕少卿疏辭薦故科臣劉世揚等。上怒其陞任不卽拜命。市恩要譽降海陽教諭。

夏四月費宏罷許馳驛歸不差官護送。○宏至去位吏部會推學行老成者吳一鵬羅欽順四人命再推以翟鑾顧清名上特詔鑾吏部侍郎兼學士入閣。○罷東閣管理誥勑學士官。○刑尚書顏願壽等會審張寅事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等具獄詞如江潮馬錄言上愈疑之將行親鞫大學士一清言治獄非天子事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願壽乃蒙

貢造妖言者律斬。上曰。死刑豈宜輕有出入。謀反重罪。率意加人。改擬妖言。不見妖書。行取原問官李玗江潮等面質馬錄差官械繫來京。

五月丁丑朔日食。○廣西自盧蘇王受反訛言猛實不歿。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御史石金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鎮職。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兩廣。○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世廟增用武舞。初費宏定議。止用文舞。何淵以不備爲言。大學士一清詠鑾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

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文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世廟用文亦此意也張璁曰天子八佾人六十四文武佾各八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桂萼曰周禮以司于掌舞器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令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桂萼尚書吏部方獻夫禮部○霍韜爲詹事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制自三楊擅政寵祿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遷擢去留不繇吏部乞改正以消朋比○河水汎溢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東溢逾曹沉沙壅淤漕渠爲平○江潮等至京乃

出馬錄張寅對鞠皆歸罪於薛良將李福達妄作  
錄。上益疑。命逮尚書侍郎顏頤壽劉玉王啓都御  
史聶賢劉文莊大理卿少湯沐徐文華顏必于詔獄。  
八月命婁璽獻夫攝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諭令究明  
奸搆。鎮撫司搜馬錄箇中得賈詠等私書。上責詠  
對狀。詠疏引罪。得致仕去。卿汪玄錫余才私議寅事  
不須詰。亦逮獄。○王憲抗雄礮虜於寧夏。斬首三百  
二十級。○桂萼力薦王璣當復用。御史胡松劾璣陰  
邪。萼引用非人。上怒出之。御史周在程啓充講習

松命杖於闕下

九月，萼、璁、獻夫具張寅獄詞，謂薛良初許寅都御史畢昭鞠其誣，良坐發口外矣。因郭勛書賄馬錄，錄乘機中勛以危，遂文致其事，使寅怨家李景全等證成之。於是上欲坐錄以死，璁營解之，乃編戍南丹。大理少卿徐文華布政李彰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牙給事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坐附會錄，各邊戍。都御史聶賢給事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各爲民。尚書顏頤壽等十三人各革職。一時竄跡朝堂幾空。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内外。

冬十月起謝遷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既去一清爲首  
揆璁萼氣焰方盛一清憚之力薦遷居上○胡世寧  
尚書刑部○張璁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賜  
玉束帶及銀圖記二日忠良貞一繩愆糾繆得密疏  
言事又賜勅約束中外御史○黃綰爲大理少卿綰  
以任子附議禮遷躋者

十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知縣張廷桂奏聖天  
子在上登庸賢俊故有是應特命遣官致祭御史周  
相諫阻奪官○李承助尚書兵部兼左都御史○御  
史王堂陳察列郭勛貪橫狀上奪勛太保解提督

團營後軍府印

嘉靖陞署一卷終